

沈石溪



儿童文学名家作品精选·沈石溪卷

# 和平豹

沈石溪 / 著

震撼心灵的动物故事  
充满想象力的动物传奇  
警醒人类的生态赞歌  
带给我们以无限的精神力量



儿童文学名家作品精选·沈石溪卷

# 和平豹

沈石溪 / 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和平豹 / 沈石溪著. -- 武汉 : 长江文艺出版社,  
2015.6  
(儿童文学名家作品精选)  
ISBN 978-7-5354-7855-9

I. ①和… II. ①沈… III. ①儿童文学—短篇小说—  
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87.4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007498号

责任编辑: 何海 钱梦洁 杨岚

责任校对: 陈琪

封面设计: 李俊俊

责任印制: 左怡 刘星

---

出版:  长江出版传媒  长江文艺出版社

地址: 武汉市雄楚大街268号 邮编: 430070

发行: 长江文艺出版社

电话: 027—87679360

<http://www.cjlap.com>

印刷: 武汉市新华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---

开本: 880毫米×1280毫米 1/32 印张: 8 插页: 2张

版次: 2015年6月第1版 2015年6月第1次印刷

字数: 125千字

---

定价: 20.00元

---

版权所有, 盗版必究(举报电话: 027—87679308 87679310)

(图书出现印装问题, 本社负责调换)

# 目 录



第七条猎狗.....001

退役军犬黄狐.....022

猎狐.....044

和平豹.....068

狼妻.....080

牧羊神豹.....107

藏獒渡魂.....180

斑羚飞渡.....223

象冢.....234

## 第七条猎狗

芭蕉寨老猎人召盘巴在四十余年闯荡山林的生涯中，前后养过七条猎狗。第一条猎狗腿长得太短，撵山追不到麂子，被牵到街上卖掉了；第二条猎狗刚满五岁就胖得像头猪；第三条猎狗长得笨头笨脑，第一次狩猎时被豹子咬死；第四条猎狗是母的，长大后被一条公狗拐走了；第五条猎狗满身疥疮；第六条猎狗糊里糊涂踩上猎人铺设的铁夹子。

一个猎人，得不到一条称心如意的猎狗，就像骑兵没有匹好马一样，召盘巴常常为此唉声叹气。

三年前，召盘巴六十大寿时，曼岗哨卡的唐连长作为贺礼送给他一条军犬生出来的小狗。三年来，召盘巴情愿自己顿顿素菜淡饭，也要让这第七条猎狗餐餐沾着荤腥。在他的精心抚养下，小狗长大了，背部金黄的毛色间，嵌着两条对称的浅黑花纹，身材有小牛犊那么大，腰肢纤细，

十分威武漂亮。它不愧是军犬的后代，撵山快如风，狩猎猛如虎。有一次，一只秃鹫俯冲到院子里捉鸡，它从花丛中猛蹿上去，一口咬断了秃鹫的翅膀。召盘巴给它起了个名字叫“赤利”（傣族传说中会飞的刀）。

猎人爱好狗。召盘巴把赤利看作是自己掌上的第二颗明珠，第一颗明珠当然是他七岁的孙子艾苏苏。召盘巴空闲时喜欢带着赤利串老庚（同年同月同日生的朋友），三杯糯米酒下肚，他就会炫耀说：“有了赤利，也不枉我做了一辈子猎手。嘿，你们就是一把珍珠、一箩黄金也休想从我手中换走它。”说着，就用脸颊在狗耳朵上亲抚一阵。

可是傣历一四三三年（即公元1980年）泼水节那天清晨，召盘巴不像往年那样抱着艾苏苏、带着赤利到澜沧江边去看划龙船、放高升、跳依拉贺（傣族民间一种随歌而舞的欢庆形式），而是用一根野山藤，把赤利拴在院内的一棵槟榔树下，旁边用三块石头支成一个灶，烧开满满一锅水，然后，他从柴垛里抽出一根粗木棍，慢慢向赤利走去。

赤利摇着尾巴，伸出舌头，要来舔召盘巴的裤腿。召盘巴突然举起木棍，兜头一击，赤利敏捷地一闪，木棍在地上砸出个小坑。赤利惊慌地躲到槟榔树背后，委屈地呜呜叫着。

召盘巴紫铜色的脸膛泛出青白，冲上一步，又高高抡

起木棍。正在这时，竹楼里奔出一个拖鼻涕的小孩，左手握着一柄小刀，右手攥着一只削了一半的酸多依果，扑到召盘巴怀里，嚷道：“爷爷，您别打赤利，它是我的好朋友。”

召盘巴收起木棍，一双被细密鱼尾纹包裹住的老眼里泪水在打转。他摩挲着艾苏苏柔软的头发说：“孩子，它不是你的朋友，它是孽障，是不吉利的畜生。爷爷要亲手打死它，剥皮剔骨，中午给你吃狗肉。”

说着，他把艾苏苏抱到竹楼底下的木堆上坐下，返身又舞着木棍逼向赤利……



昨天傍晚，召盘巴背着火药枪，带着赤利，钻进寨子后面的大黑山，想逮只竹鼠，或者挖只穿山甲，好在泼水节改善生活。蹚过一条清凉的小溪，在一片茂密的树林里，赤利突然兴奋地竖起耳朵，咬着他的衣襟往前拖。赤利十分聪明，遇到猎物不像一般草狗那样狂吠乱叫为自己壮胆、吓走猎物，它会无声无息地咬着主人衣襟报警。果然，召盘巴撩开几片象耳朵叶，瞧见前面十多步远那蓬凤尾竹下，有一头雄壮的长鬃野猪，起码有四五百斤重，正用两柄獠牙掘鲜嫩的竹笋。按理说，单身猎人碰到猛兽都是尽量避开的，特别是孤猪，十分凶猛，称为“头猪、二虎、三熊”，但召盘巴仗着自己四十余年的打猎经验和勇猛无比的赤利，胆子变得斗大，卸下火药枪，塞好火绒，瞄准野猪的耳根就是一枪。“轰”的一声巨响，一缕轻烟消散后，召盘巴发现，铅弹并没有钻进野猪的脑袋，偏了一点，打在它的头颈里，污黑的血顺着野猪的脖子流成一条小河。召盘巴知道不妙，赶紧躲到一棵冬瓜树背后，从裤腰解下火药葫芦，急忙往枪管里填火药和铅巴。但已经来不及了，那头受伤的野猪抬起头来，愤怒地嚎叫一声，发疯似的龇着獠牙向召盘巴迅速凶猛地扑过来。

赤利在后面“汪汪汪”狂吠，召盘巴连叫数声：“赤利，上！上！”他想，赤利只要冲上去咬住野猪的后腿，纠缠



几分钟，自己就可以填好火药枪，稳稳当当地把这头该死的野猪送上西天。但他很快失望了，赤利不但没有冲上去救主人，而且连吠叫声也停止了，也许夹着尾巴逃进草窠了吧。他来不及回头望赤利，野猪已经扑到跟前，一口把碗口粗的冬瓜树拦腰咬断。召盘巴只得丢掉火药枪，绕着大树躲开野猪的猛扑。但毕竟年岁不饶人，他腰腿不像年轻时那般利索了，绕到一棵大榕树前，一脚踩在光溜溜的青苔上，摔了一跤。等他艰难地爬起来时，那头横冲直撞的野猪站在他面前两步远的地方，勾着头，双腿一蹦，脖子上的长鬃毛一根根竖起来，倏地蹿上来。召盘巴来不及躲闪，只好一曲膝盖从斜里扑卧在地。这一招儿，非常危险，就算野猪扑了个空，撞在大榕树上掉下来，也要把他压个半死。只听见头上“咔嚓”一声巨响，他闭上眼睛，可是，野猪竟没有压在他身上。他慢慢睁开眼睛回头一望，啊喽，真是老天有眼，保佑他大难不死，原来大榕树两根粗壮的气根间有一条狭窄的缝隙，野猪正好对着这里扑，用力过猛，前半身穿过缝隙，被拦腰卡住，四肢腾空乱舞，嚎叫不绝。独木成林的大榕树被震得簌簌发抖，落下满地绿叶。召盘巴不敢怠慢，连忙捡起火药枪，填好火药，把枪筒塞进野猪的嘴巴连补了三枪。野猪垂下獠牙，不动弹了。

召盘巴望着死去的野猪，浑身像喝醉了酒一样软绵绵

的，直冒虚汗。就在这时，赤利狂叫着，从草窠里钻出来，向卡在榕树气根缝隙里的死猪扑跃着、撕咬着。召盘巴从来没有感到这样恶心过，想不到猎狗也有怕死鬼和无赖。要不是火药葫芦倒空了，他当场就会打得它狗头开花……

召盘巴舞着木棍逼向赤利，它东躲西闪，流着泪呜呜求饶。

艾苏苏从三岁起就每天和赤利厮混在一起。赤利会为他在树林里找到野雉窝，捡到很多蛋，会为他在和小伙伴打狗仗时争到冠军，会在他捉迷藏时帮他轻而易举地找到“敌人”。有一次，他到澜沧江里游泳，被一个漩涡卷住，眼看就要沉到江底，他高叫一声“赤利”，赤利便奋不顾身地从岸上跃入江心，游到他面前，他揪住狗尾巴才游上了岸。爷爷要打死赤利，艾苏苏伤心极了，也忍不住呜呜哭起来。

召盘巴的怒火烧得更凶，抡起棍子没头没脑地朝赤利砸来。赤利尽管躲闪灵敏，无奈脖子上系着野山藤，只能围着槟榔树打转，不一会身上便重重挨了两棍，疼得它龇牙咧嘴怪叫起来。野山藤缠在槟榔树上，随着赤利打转而越缠越短，它终于紧紧贴在槟榔树干上不能动弹了。召盘巴瞅准这个机会，一个箭步冲上来，举起棍子对准赤利的鼻梁骨砸去。这时赤利如果纵身一跃，可以一口咬穿召盘

巴的手腕，但它没那样做，而是一偏脑袋，待木棍擦着耳朵落地时，一口咬住木棍不放。

召盘巴攥住木棍拼命拖，赤利咬紧木棍拼命拉。不一会儿，召盘巴秃顶脑门上，布满了汗珠，累得气喘吁吁。他一发狠，丢下木棍骂道：“你这条没有良心的畜生，我让你尝尝火药枪的滋味。”说着，颤巍巍地向竹楼走去。

赤利平时见过寨子里有人杀狗吃，也是把狗拴在树上，旁边支一口铁锅烧开水，它明白今天大祸临头了。它兽性大发，狂蹦乱跳，想挣断脖子上的野山藤，但野山藤比尼龙绳还坚韧，怎么也挣不断。它悲哀地呻吟着，求救的眼光投射在艾苏苏的身上。

艾苏苏蒙眬的泪眼看着爷爷走向竹楼，赶紧飞奔到槟榔树下，用削酸多依果的那柄小刀，用力割断野山藤，匆忙间，把左手大拇指削掉了一块，鲜血滴在赤利厚厚的嘴唇上。

赤利自由了，它摇摇脑袋，温驯地在艾苏苏的身上舔着，吻着。艾苏苏也搂着赤利的头颈亲着。这时，竹楼木梯咯吱咯吱响了，召盘巴提着火药枪迈出竹楼。艾苏苏连忙把赤利一推，高呼一声：“快逃！”

赤利后退了两步，恋恋不舍地最后望了一眼召盘巴和艾苏苏，急遽地一转身，像一匹脱缰的野马，纵身一跃，

跃过两米高用叶子筑成的篱笆墙，向大黑山飞奔而去。

姹紫嫣红的叶子花瓣纷纷扬扬撒落一地。

大黑山属于自然保护区，上千年的大榕树吊下许多气根，宛如一群大象的鼻子；望天树窄窄的树冠高耸入云，笔直的树干就像长颈鹿的脖子。密密的森林里麂子成群，锦雉乱飞，真是野生动物的理想王国。赤利东游西逛，渴了喝口山泉水，饿了逮只树鼯吃。

它成了一条野狗。

一天下午，赤利在澜沧江边逮到一头马鹿，正吃得高兴，草丛里突然窸窸窣窣一阵响，蹿出二十多条棕红色的豺狗。为首的是两条公豺狗，其中一条颈上有圈白毛，像戴着珍珠项链；另一条长着黑尾巴。这群豺狗望着地上鲜血淋漓的马鹿，小眼珠里射出贪婪凶残的绿光，分散开，形成一个扇面向赤利包围过来。

赤利冷冷地瞧着为首的那两条公豺狗。豺狗在赤利高大的身躯面前，显得那么猥琐、那么瘦弱，肚皮瘪得缩进腹内，恐怕已有几天没抓到猎物吃了。

豺狗的包围圈越缩越小，离赤利只有两三步远了，赤利仍然津津有味地啃着马鹿骨头。那两条为首的公豺狗后腿微微弯曲，突然嚎叫一声，左右夹攻，一起向赤利扑来。赤利不慌不忙，一扭腰，跳到旁边一块礁石上。这块礁石

在江边沙砾中突兀而立，有两米来高，四壁陡峭。白项圈公豺狗紧跟在赤利屁股后面也蹿上礁石。还没等它站稳，赤利就抬起铁棍似的前腿，一下把它按翻在地，张开尖利的牙齿，霎时间就把它的喉管咬断了。白项圈公豺狗污黑的血洒了一地，尸体骨碌碌滚下江滩。

黑尾巴公豺狂吠一声，也恶狠狠地蹿上礁石。赤利又一口咬断了它的脖子。

这群豺狗被震慑住了，既不肯散去又不敢蹿上礁石，只是围着礁石呆呆望着赤利。赤利转着双眼，像闪电一样



蹿下来，扑倒一条公豺狗，迅疾地咬断它的喉管；还没等其他豺狗围拢来，赤利又跳回礁石顶……

太阳西沉时，这群豺狗中最后一条成年公豺狗也没逃脱它兄弟们的下场。

豺狗是群居动物，身强力壮的公豺狗是大家庭中的首领，一旦首领死了，其他公豺狗就取而代之。如果一群豺狗中所有的公豺狗都死了，大家庭也就宣告瓦解，母豺狗就带着自己的小豺狗各自逃散，到其他豺狗群落户。

此刻，七八条母豺狗悲哀地低嚎了一阵，带着十来条小豺狗返身欲逃回树林。

赤利欢快地长吠一声，跳下礁石尾追上去，用爪子扑倒这条母豺狗，又用脑袋顶翻那条母豺狗。母豺狗们带着小豺狗惊恐地左躲右逃，赤利飞奔着左截右堵，逼着母豺狗又回到江边。

银盘似的月亮升上了天空。渐渐地，赤利凶猛的攻击变成了亲昵的戏弄，并听任豺狗把大半头马鹿吞咽下去。母豺狗不再拼命逃窜了……

赤利成了这群豺狗的首领，所有的母豺狗和小豺狗都对它俯首帖耳、恭恭敬敬。赤利带着这群豺狗在森林里自由自在地生活着。

但赤利并没有忘记召盘巴，它从不带着豺狗群到芭蕉

寨去，尽管它到现在还没弄明白自己为什么会被撵进山林。

赤利遭受召盘巴的毒打，被迫逃进山林，那真是冤枉的。那天召盘巴向野猪瞄准开枪时，脚步一移动，踩在草窠里三枚蛇蛋上。当时召盘巴全神贯注盯着野猪，哪料得草丛里倏地竖起一条黑褐色的眼镜蛇，它颈部那对白边黑心的眼镜状斑纹迅速膨大，血红的舌须快速吞吐着，嘴里“呼呼”有声，从背后盯着召盘巴裸露的臂膀，眼看就要……

一般来说狗是不敢惹毒蛇的，可是，就在这危急关头，赤利不顾一切地蹿上去，一口咬住眼镜蛇的脖颈。一米多长的蛇身紧紧缠住赤利。正在这时，赤利听到主人大声地呼唤，它哪敢松口，两个动物在草丛里翻来覆去地扭滚着、撕咬着……直到赤利把眼镜蛇的三角形脑袋咬下来之后，才顾不得喘口气，跳出草丛，扑向卡在两根榕树气根间已经血流成河的野猪……

可惜这情景召盘巴没有见到，赤利也无法告诉它的主人。

召盘巴为赤利的不忠伤透了心。他卖掉了火药枪，决心不再狩猎，在家闲了半年。夏末秋初时，为了消闲解闷，他给生产队放牧两头黄牛。

开门节（傣族每年七月十五日至十月十四日，为“关门”时间，其间不得恋爱婚娶和举行其他大型娱乐活动，十月

十五日开门节过后才恢复) 过后不久, 那两头黄牛在同一天各生下一头小牛犊。这可喜坏了召盘巴, 他晚上睡在牛棚里看守, 白天带着牛群寻找新鲜草场。一天清晨, 召盘巴身背一架古老的木弩, 让孙子艾苏苏躺在一头母牛背上, 赶着牛群到大黑山边缘的野牛凹去放牧。

野牛凹其实是一条狭长的洼地, 潮湿温热, 遍地长着南苜蓿和红三叶草, 开着黄、白、蓝、紫五彩花朵, 草叶瓣上都沾着露珠。让牛在这儿饱餐三天, 瘦骨嶙峋的老牛也会被嫩草撑肥。

一对小牛犊在草地上狂奔乱跳, 一会儿跑到小溪边饮口凉水, 一会儿又蹿到母牛腹下用稚嫩的小嘴吮吸乳汁。母牛娴静地伫立着, 一面嚼着嫩草, 一面还不时伸出舌头在牛犊背上深情地舔着。

召盘巴在溪边的野花丛中采撷了一朵朵雪白的玫瑰、嫩黄的茉莉和金边美人蕉, 编成一个花环, 套在艾苏苏的脖子上。艾苏苏在溪水清晰的倒影中照见自己变成了神话中的百花王子, 高兴极了, 爬到一头母牛身上, 喝一声: “冲啊!” 把牛当作战马骑, 在草地上驰骋起来, 逗得召盘巴哈哈大笑。

那头母牛驮着艾苏苏小跑到狭窄的山岬边, 突然“哞”地长叫一声, 惊慌地扭转头, 拼命朝牛犊奔来。艾苏苏骑



在光溜溜的牛背上，没有防备，被颠簸下来，膝盖擦破了，哭嚷着一瘸一拐奔向爷爷。

召盘巴凭几十年的狩猎经验，知道碰上危险了。他抬起鹰隼般的锐眼向山岬望去，只见灌木林里树枝乱晃、枯叶纷落，一会儿蹿出一群豺狗，压了过来。

两头牛犊钻到母牛腹下簌簌发抖，母牛眼里流露出愤怒与惊骇的光。召盘巴解下木弩，在一头母牛屁股上抽了一下，喝道：“蠢货，快跑！”两条母牛鼻子里哼了一声，撒开四蹄，向芭蕉寨方向逃去。但来不及了，豺狗分作两路，蹿到牛群面前，挡住了去路。牛群只得又回到召盘巴身边，求援似的望着他。

召盘巴把艾苏苏揽进怀里，冷静地观察了一下。大小豺狗共有二十来条，都饿瘪了肚子。他知道，饥饿的豺狗比老虎更难对付。他懊悔把火药枪卖掉了，不然的话，火药枪巨大的爆炸声也许会把豺狗吓退，起码也能给寨子里的乡亲报个信。现在他身边只有十来支楠竹箭和一小筒见血封喉汁（见血封喉，一种剧毒树木，树汁进入动物体内就会致死，西双版纳猎人都用它涂在箭头上打野兽，所以也叫“箭毒木”），肯定寡不敌众。情形确实危急，但召盘巴毕竟是个老猎人了，面对危险还能沉住气。他把两头牛

犊和艾苏苏拉到中间，自己和两头母牛面对豺狗，组成一